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

序三

送卽景微序

送同年卽兄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為比迺至販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耀於物如謂天下莫已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卽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為人剛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為樂節正以為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

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為舉人
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
家君與真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
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
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
如我比者固不踈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于越謂余
必以文序別余識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
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
序

送李揆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為之
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
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為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
以為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以路入而
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
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
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為
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
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
至聖之不世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

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眩皆操耒而胥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為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夫又詎知操耒者不為阿衡而胥靡者不為傳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鑿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矣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况其其勢取侮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御之名之智或召災斂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子儀序

皇祐三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福於行豐於行者或歎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佗日吾屬其敢望乎間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薦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

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佗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為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遊外方夫玉臣用之則為璧為主細用之則為環為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為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卿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智而已矣故佗可能也心智之叡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為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踈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困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暮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叡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為之甚無謂乃詔二十石舉明

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為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偽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遊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為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雋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佗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為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為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間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矚然久之乃得娶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嘆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浦江近是乎况浦江
齒尚壯志尚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
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
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已
不為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
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
知之迺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
為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

置以為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業
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
之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
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先不佞尺其事得竊觀其論策
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
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
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
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
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
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

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歎歎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為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為其親白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謫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之人仕以為親非為身也若明府

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為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

東之李相
迪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御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佞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唯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

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為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疎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為丞相子長為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去世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為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疎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美頌宗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

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曰近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為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與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蓋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為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為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一

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為翰林侍讀學士仁宗

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率

與之遊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為博學

字命使者即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

方嚮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無不環觀愧羨

莫敢望云公既沒十有六年公之子子瑾字材之將

摹著其書于石謂光曰必為之記光曰昔公知滑州

光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
啻數十百過其簡編弊矣然每發之必有新獲之意
焉意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為多聞之友
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賞公以
萬金於今何有固不若垂一言之褒其為子孫光榮
世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
千數獨稱顏淵為好學今材之所為欲以彰先皇帝
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
之美孝也惟忠與孝材之兩有焉光也雖無文又焉
敢無一言以表著其實乎

韓魏公祠堂記

元豐七年作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或為
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
也然年時寢遠人寢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
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
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
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太半詔以淮南節度使
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公既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
之疾閔其勞忘已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饑

者以克乏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泣涕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塋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

跌豈惟身才自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嘆曰此何言也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鋪發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為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

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公薨後九年
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先為記將刻于石竊惟梁公二
子乃李邕馮宿之文先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
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來為者諗之故不敢辭

陳氏曰令祠堂記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某有三子
長曰某國文忠公某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
次曰鄭國文惠公某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
師致仕幼曰某國康肅公某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
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為濟源令縣西龍

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為學其中既而相繼登進
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羣士之首遂接踵為將相始
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某布中外故當
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密出判
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
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為京西轉運使主
客君之子某復為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
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莅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
陳氏之政為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
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

政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于石
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
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于今
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邪乃太上堂於佛
舍之側畫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
屬光為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之美不
敢為虞部曰不然某之建是祠堂非敢自矜奕世之
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
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
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

先公遺文記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作

蘇軾撰

王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揚子曰
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
豈若心畫手澤之為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
碑誌行狀共為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諫院題名記

嘉祐八年作

蘇軾撰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
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
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
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

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者于石後之
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
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聞喜縣脩文宣王廟記

嘉祐元年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
寒衣而饑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
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
之肉艸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艸木日益稀

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
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
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
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
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
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狠之
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
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
衍而又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
矣其不絕者織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

之使闕天顯融以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
而為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
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
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
為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為急務視
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為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
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搢紳大夫之林藪也縣
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脩之尉李垂為之記
厥後繼而為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反釋回於
是廟屋隳頓垣墉圯缺艸樹荒搯碑石斷仆况於鄉
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
君至而嘆曰嗚呼為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
不禁為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為
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為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
為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為吏者不
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為治
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穽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
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而不
脩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臯亦
二三子之耻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

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工，葺屋之隳而壯大之，脩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樛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咏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振大之，知入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諭而力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縣邑及於鄉，繇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為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邪？人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為，而今不可為邪？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美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偽薄，故不可教，是勸惑之言，不足稽也。於廟之成，馬君謂光旁縣之人也，宜為之記，光以不

文辭不敢為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

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皇祐四年作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庫狹不足以存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誌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

之書為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壑處作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

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為物累蓋中國於
陵仲子焦光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
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不免弃本而背原况
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為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
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深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
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饜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
不若綺統之為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
為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
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為甚師之為是堂將以明佛
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源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

堂之為益也豈其細哉

好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筭度使守司徒兼
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于京師以相祀事禮成
天子以公勤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
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
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文白首好瞻公洛
人喜公之來榮夫子之言明年相與饜堂于資聖佛
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好瞻又二年河南進士
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眾以書抵光曰公再

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
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固不
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亦吾人之耻也子蓋爲我書其事著于石以傳告無
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
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况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
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鄙
縉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踵踵接諸君不往求之
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慙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佗衆皆
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

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遊滄海者
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
言矣光既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
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
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
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
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
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
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
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

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嘗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贖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胷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悔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鍾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

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臯陶乎佐舜禹以臯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成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

上以望萬安輟轅至于大室命之曰見山堂迺斐乎
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源
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運無窮之外事
物之理舉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
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柁采藻採
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倘伴
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梃耳目
肺腸悉為已有踽踽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
何樂可以代此也困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曰迺斐
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已
不以及人其可乎迺斐謝曰斐愚何得比君子自樂
恐不足安能及人况斐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
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
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記歷年圖後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
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來共和以來下訖五
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為五圖每圖為五重每重
為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為主而以
朱書佗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

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
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他人也不
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
以相示始光率意為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
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
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摺損仍變其卷秩又所爲
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
而歸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一

平養傳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二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

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樺簡肅公端明殿學

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

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

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官上列以吳

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

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

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
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
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
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
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叅知政事
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
賦雌霓連螭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
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使美非霓不可讀爲
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
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
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
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
緣愛憎汚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
非閔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閔略不言陳恭公爲
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
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人除讒
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
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
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體
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

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扶掖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達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

知佗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佗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迂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經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

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介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

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
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
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
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
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
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
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
覽江山窮其勝賞暮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聰
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
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

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
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透叟
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
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
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
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
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
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
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
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

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圍人傳唐曆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

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圍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圍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遂圍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圍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圍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

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沂侯曰善圍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

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僇悍何憂哉沂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沂國大治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

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諫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
繼母欲段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
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
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
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張氏乃
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美良繼
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而行卒
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
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
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葬
家處其中不復為爾母至八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
立堂殿厨廡塑繪佛像官儲待皆備每戒其子毋得
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取私
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
張氏自淮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出數
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
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
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
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
見尺薪寸帛不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

幼者則爲之拂沐幼縫視之如已女至於狻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怍乎曷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猫鱸傳

元豐七年作

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猫曰鱸每與衆猫食常退處于後俟衆猫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者又退避之他猫生子多者鱸輒分置其栖與已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已子有頑猫不知其德於已乃食鱸之子鱸亦不與校家人以白澤圖云畜自食其子不祥見鱸在旁以爲共食之痛箠而斥之以畀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竇中近旬日餓且死家人憐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穉猫輒令鱸母之嘗爲他猫

子搏犬犬噬之幾死人救獲免後老且病不復執鼠於家爲長物余不忍弃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籠中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昔韓文公作猫相乳說以爲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及余家有鱸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誣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胃爭奪病人以利已者聞轡所爲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猫曰山賓生數月遇麗得之鼠方食之前與麗鬪齒麗走奪鼠以歸後因汚余書余以昇都監常與始繫之跳擲高數尺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麻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昂命婢牢繫之山賓旣識路即時歸繩約滿身鼎責羣婢曰汝曹雖爲人曾不及彼猫一心於其主余以旣昇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不復歸不知其爲死爲生也山賓非鱸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錄之附于鱸傳之末

晉書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其不之書也

不之書也

不之書也

不之書也

不之書也

不之書也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三

題跋

題絳州鼓堆祠嘉祐元年九月作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

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蓋水原

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據然今以耳目

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白馬首其東

長陵纏屬相傳以為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堂列名

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

數十環之歲沸雜發匯于南溶為深淵中多魚鰲鱉

鮮水極清潔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霖雨不
溢其南驪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
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於分田之所
生禾麻稌櫛肥茂薊甘異他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
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爲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
爲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
德常膏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如其廟食於
民也固宜何必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
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州從州
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儒元卿國子博士劉

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
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愍
流俗之說不可以莫之正也於是題云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元豐二年作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橐於笥必盥手
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
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
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
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
以俱既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

省其筭。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于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

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田諫議錫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其墓銘乃故叅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貲。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他人竭其慕仰之心。頌

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
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
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
世人論譔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
二人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
賢之言既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
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
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即得謁見皇祐中
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

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孰公之爲人元豐二年
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譔公墓
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
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
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
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澹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
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
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
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

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
公之文以為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
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
勺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為高深哉蓋志在有以
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元豐五年作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
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
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

友不友乎陽虎為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立於

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委吏

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然不尤

人豈非遺佚而不然乎飲水曲股樂在其中非阨

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

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

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

云君子不由乎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纒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光豐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作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三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蚺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

有餘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元豐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作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

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間不責善

元豐五年作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

元豐八年作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

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
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道所能致乎性
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
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
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
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元豐八年作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
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

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
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
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
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
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
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
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

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躬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

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

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
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
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
父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瞽叟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又不格姦所責於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
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
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
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

之乎是持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
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
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
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
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
雖欲遵海濱而虜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
法而亡舜也所已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
孟子之言也

史剡并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

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為士大夫所信者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車乘舜於畎畝之中瞽叟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為匿空出他人井

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馬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

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問父里嫗之言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一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剡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恣朕師是以天子為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也

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因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為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即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蓋以朱

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剡曰是言也存為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為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我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我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為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然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為賢乃離間我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

剡曰所貴乎有賢者為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

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

刻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齊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刻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丘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丘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遣之刻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爲

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爲賢大夫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服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四

透書

透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憊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透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透誰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

其書曰庸書亦曰透書云

釋透

或謂透夫曰子之言太透於世無益也透夫曰子知透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也子知透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夫豈非收功愈速而為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闊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遠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為布衣貧賤困

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為法鄉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通志以取合庠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透而已矣透何病哉

辨庸

或謂透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透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昏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

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
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
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
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
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
美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
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
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

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
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違父之命
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
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
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
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
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
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間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
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僂然而
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

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齷然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言戒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言鏗鞀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祇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

鑿齒

迂夫病憊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前齒與蟲憊然而寐一夕而愈

薑祝

透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蠱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蠱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若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蠱之毒如其速也祝師曰蠱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透夫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蠱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透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拈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父矣行未十步聞墮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透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父固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樵

透夫見童子拾樵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驢也驢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透夫惕然亟歸而嘆曰必天下之利大於橫芥

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一
旦有先呼而闕者能無傷乎

知非 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作

或曰遠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嘗其
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
為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
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
窮其高遠者哉

封問 天人 熙寧七年三月十六日作

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歛藏人力
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
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 元豐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作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
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替而不能知則盡
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
遇命也

事親 元豐四年作

透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透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透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透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徒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

元豐六年二月十七日作

透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透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治心

元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作

透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透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十無文以發之透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為黑轉南以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元豐六年八月一日作

透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入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艸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毋我知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為比干者則非微子矣為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為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子者皆仁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槩諸孔子其隘甚矣

道同元豐六年作

透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

命之為疾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與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為畎為澮為谷為谿為川為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以性奚以異哉

絕四

元豐六年作

夫以其二也其二也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毋意迺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違有樂

有愛遠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矣自而至哉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為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

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死則不復然矣奚所用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為固在人為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必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為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
透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為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透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透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

老釋

元豐七年十二月二日作

元豐七年十二月二日作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
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為善
無為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
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為取其因任治則
一日萬幾有為矣

鑿龍門辨

元豐七年十一月三日作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
為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
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為贊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
不然作無為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
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聖窮

聖人專以利人為心於術無不知也穀而可辟則不
教人耒耜矣死而可遠則不教人棺槨矣夫豈非天
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遠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辭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
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為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為道
乎為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
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管井而纂綺績不可履也烏
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
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克之
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
而子獨悅之乎

辨楊

或曰楊子之諂也以王莽為可以繼周公鞅阿衡迂
夫曰得已哉楊子之為書也品藻當世蜀莊子貞仲
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況於伊周敢遺謂子何
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況伊周則與之况黃
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為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
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而引楊或者為黨乎曰無黨也使莊
為揚書斯與之矣揚為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透夫曰沱濤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無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無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透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北指諸透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亡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為皆過也又安得何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為難比匪透夫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三欺

透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弊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透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透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透叟曰天之所不能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四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五

格

投壺新格 熙寧五年作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

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

聖人廣為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懈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

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
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
闈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
圖以精密者為右獨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律者無
所指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
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
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
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并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
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箭十算

首箭中者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慎始故賞之第二箭以下連

中不絕者皆五算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散箭其連中內有貫耳及驍者其箭別計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二十算是也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以下連中不絕者皆賞之所以勉人於不辭也

全壺無算

無算者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後計其餘算

以次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壺實難故君子貴之

有終十五算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五算也

散箭一算

貫耳十算

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其用心愈精故賞之

驍箭十算

亦謂之驍皆後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反曜捷而得之復投而中

者也故賞之若復投而貫耳者其算別計

復投而不中者廢之

敗壺不問已有之筭皆負謂十二箭皆不中

皆敗則亦計餘

橫耳謂箭橫加耳橫壺謂壺口皆依常筭

無賞謂然而橫非投者壺何足不中若

倚竿箭斜倚壺口龍首倚竿正箭首正龍

尾倚竿而箭羽正向狼壺倚竿者舊十四

帶劍費耳不至地耳倚竿舊十皆廢其

筭傾邪險故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為箭

多與之筭甚無謂也今廢其筭所以罰

倒中舊百二倒耳舊不問筭壺中之筭盡

廢之顛例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

策問

學士院試太子清臣等策問一首熙寧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介甫言

於上以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故因策
目以此三事曾於所試者范景仁復至曰流俗不足恤一
事我以為策目矣遂刑之明日禁中
以紙帖其上別出策目試清臣等

問先王之治盛矣其遺文餘事可見於今者詩書而

已矣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蓋言

王者造次動靜未嘗不考察天心而嚴畏之也詩曰

母念爾祖聿修厥德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蓋言
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湯文武之法而能為政者也
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書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夏言同則繹蓋言與衆同欲則令無不行功無
不成也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
搖皆有常數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
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意者古今異宜詩書
陳迹不可盡信邪將聖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
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願聞所以辨之

賢良策問一首

為邵興宗作
皇祐四年

問國家比下詔書以延天下豪俊之士待之以不次之
位豈特以學問之富為賢良文辭之麗為方正邪蓋
思得先古之至道當今之要務施之於事以安元元
此主上所以側席而求寤寐而思者也今子大夫褒
然為舉首固當有以副所以待之之意而不愧乎其
名矣言及之而不言則幾於所謂隱者乎昔三代之
王也遠者八百載近者不減四百後世王天下者鮮
能及之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或四三年敢問前之所
以延者豈世有哲王以守其業後之所以廢者豈繼

嗣不肖不能享其功歟抑繇祖宗建法垂統明備固
密子孫不能敗邪至治之世耕者讓畔漁者讓澤今
國家修明禮義以切勵天下久矣而退讓之風未甚
行於朝爭奪之俗未盡絕於野秋毫之利指仁廢詎
為之而不耻上下病之而不能革也又內外百吏或
侵牟細民苟不得其欲則轉賞為罰倒直為曲寃痛
失職吁嗟滿道雖待之以重誅嚴刑而不能止也茲
二者豈世俗澆偽不可復振將教之禁之之道有所
未備也漢有天下至於孝文終三十年而帛朽於庫
粟流於庾國家平定宇內嚮九十載而公私之積日

以凋耗議者推測其故而未能明也憂者雖衆而莫
能謀也敢問所以明之謀之亦有其術歟又若韓非
之五蠹荀悅之三遊此皆先世之患而今猶未息者
也將何道以息之至於朝政之善有所未盡黎庶之
病有所未聞乎大夫其精心致思條析陳之靡有所
遺有司將以復於上而行之焉母悼後害以極執事
苞忠隱知而不自盡以取美祿榮名而已

進士策問十五首

問昔季路辨有公西華曾問居縱言各陳其志趙
文子觀於九原以為死者可作想慕隨會之為人夫

材性散殊不可致之於一塗爰尚不同不可納之於一趣吾子懷材抱器待時而用前言徃行心所常存然則志於道者何術慕於古者何人當位得時施於政而何尚修身立行選於德而何從蓋聞言不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今聽者雖非昔人之明而亦未為不知已則其言也可無隱焉問昔者堯遭洪水咨於四岳曰有能俾又四岳薦鯀堯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則知鯀之不可用亦明矣四岳復薦皋試可乃已堯遂命之治水九年功厯不成然後黜之而與禹焉夫唐堯聖人之盛者矣禹與為

豈容過差顧後之學者不能辨明耳不然使不善之人任事九年蒸民汎濫所廢者大所害者廣然後去之仁聖用心固不如此愚智有涯不能測遠吾子其辨焉

問稽於經傳帝王之際玉帛諸侯亡慮萬國當是之時聲教所被東不踰海西距流沙南不盡荆蠻北不及獯鬻以五服之民養萬國之君公有羨積私有餘儲征伐朝貢無歲而無歲出其中未嘗匱乏今國家奄有萬方囊括禹迹加以兵革不試垂三十年累聖恭儉與民休息宮室不崇苑囿不廣衣服不麗飲食

不精然比歲以來有事西虜發輸滯積以餽一隅乃復財用竭而不繼力役困而不給吁嗟之聲蕭然道路何曩者用民之侈而有餘今者用民之狹而不足乎變而通之必有其道此最國家之急而從政者之所欲聞也吾子明於古之道而察於今之故何施何為而得國用舒民力足以及於古之世也仁者之言其利宜傳幸毋讓焉

問夏書曰賞延于世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古有世祿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而有春秋者公羊氏亦云

詩書春秋皆聖人所以儆範後世也今其言乃違戾如是豈聖人之道淵微奧遠學者不足以至邪願聞所以辨之而毋讓

問王者受天命臨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統故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維首也是以聖人重之三代之王視斗招搖建寅建丑建子以為正月仰應三光俯順三統揔象三材備在典策其傳詳矣正於唐虞以前則歷世儒生各為異見孔安國以為建寅為正得天之數自古皆用之湯武放伐以有天下革故鼎新

然後有改正朔易人視聽之事今據唐虞之前無異
正朔之文則似孔說得之然鄭康成依尚書緯以為
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若循環然非至於夏商周
而後變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自古皆用建寅何得謂
之夏之時似鄭義復為優夫正朔者帝王之盛節國
家之大事而古今異論紛紛不決願吾子辨其得失
明究其說使後來學者知其適從或曰五人之說皆也
問夫佐天子治四海安萬民使諸侯軌道四夷賓服百
吏稱職萬機辨治地平天以風雨和順者宰相之任
也其功烈莫先焉王者封二王後所以存三統禮也

也而班固漢書采漢興以來有金革之勤
及蠻夷降王受爵邑者為功臣表又采椒房母舅之
家僥倖獲封者為外戚恩澤侯表而自平津以
田
丞相得侯者及商周之後皆不得附於功臣之列而
猥編於外戚恩澤之間豈以燮理陰陽之重
居貴
甲執兵之後先聖苗裔王者賓客而在武夫健將之
左邪抑史氏將有深旨非淺識所知乎將不思而已
矣願聞所以辨之

問祭典曰法施於民則祀之有功於民則祀之故厲
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子曰

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湯既勝夏欲變先王之制以明革命於是乎以棄代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易也夫平水土者莫向於禹禹之功顧不及勾龍邪湯不祀禹以為社而云後世無及勾龍者其旨何哉聖人規為必不妄也子大夫其懋明之

問世之為詩者皆稱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而為之頌自孔子刪詩存而不去非虛美也今以春秋述之或遺禮而勳或作事不時至於修泮宮伐淮夷作新廟無聞焉殆若與頌不相應者其故何哉

問孟子稱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為其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有血流漂杵也後之學者皆祖其言乃以書為舛駁非若佗經之純美也嗚呼彼孟子者果愈於聖人邪書者果是非相冒中有可信不可信者邪學者病於隨風而呼順流而攘未有能排其門上其堂探其室躋其角而徒披猖橫鷲乎藩籬之外彼又烏知甘酸之正味邪乃欲信孟子而非書孟子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言也豈獨可施於詩而不可施於書邪孟子之云書不可盡信者果是歟願與諸君訂之

問閔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駟虞
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者以
為先王謂太王王季今據二南之詩大抵皆言大王
之化或美召伯或美王姬烏在其為太王王季也且
如太王王季文王之詩何為不編之雅頌而列於國
風又文王之道被於天下何故其中雜有王者諸侯
之風復何為繫之周公召公皆憲昧所不識也二三
君子與博於學願聞所以辨之其說何也

問曲禮曰 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按王制修六禮
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相見此庶人之禮也舜典五

服三就大夫於朝士於市此大夫之刑也夫禮與刑
先王所以治羣臣乃民不可斯須偏廢也今曲禮乃
云如是必有異旨其可見乎
問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夫聖人
之道正直無隱豈伺人顏色而言邪必有微旨幸為
辨之

問春秋始隱之說誰氏為通
問春秋不書公即位何以特書王正月杜元凱以朝
正於廟解之朝正于廟國家常禮非特行於君之始

年也

問春秋貴儀父者為其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也夫小事大者盟不重於朝今犁耒名而儀父字其說何也

樂詞

樞密院開啓 聖節道場排當詞

散念

紫電流樞元聖誕膺於丕運妙花雨地輔臣祇奉於仁祠憑不垢之勝因佑無疆之遐算仍修高會共洽多娛宜盡從容式昭慈惠

夔龍滿座集紳紳花雨仍添一日春欲識華胥何處在只應近與醉鄉鄰

作語

德水澄瀾上聖應期而降誕崇丘儲粹大賢名世以挺生蓋精神之會昌若符契之相合必資同德用底太寧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容覆如天照臨若日躋群生於富壽之域納庶俗於仁讓之塗雷雨弗迷魚鱉咸若伏惟某官某官丕宣忠力克壯遠猷筦樞機而均四時撫韜鈴而制八狄屬呈祥於里社冀徼福於香城大啓梵筵同祈睿筭玉毫珠髻既瞻仰於慈雲

寶案金觴仍涵濡於湛露肴羞交錯笙磬駢羅仁澤
醲於惠風喜色饒於泝氣某謬參樂吏獲對台廷不
揆蕪才敢獻口號

華渚流星表聖期宗工齋被款仁祠異花散漫承嚴
供妙樂從容奉宴嬉印紋相鮮金錯落珮環交映玉
葳蕤軋坤長久南山固此地年年捧羽卮

勾曲

八音繁會七律鈞諧上悅台顏把色合曲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貞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旗尾飄揚山燒

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闕天子垂衣

北門幕府事閑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具美文

作語

天文垂象貞將陪扈於太微地險流形常山控臨於
大漠矧聖神之御辨懷荒憬以嚮風秋塵無驚夜戶
不閉春是成肱之郡委於心膂之臣某官武節蕪人
椎規絕典元戎十乘董銳士以啓行清酒百壺命賢王而
出餞榮生道路威動塞垣駐大旆於近郊留朱輪於
清籟其叨居樂部幸對台光不揆蕪才敢獻口號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

品鐵衣照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慶文公八十會口號

某聞三王之盛未有遺年五福之先莫如享壽恭惟開府太師才為人傑位極帝師黑頭強仕之時已登廊廟黃髮老成之日還賞林泉贊熙洽於三朝保康寧於八十太公望口餘兩齒猶釣渭濱田千秋身乘小車尚腰相印何曾則始為太宰石鑒則甫拜司空平津之談論多聞方叔之謀猷克壯獨兼具美度越前修留守相公鎮撫都畿典司官鑰遇唐虞之無事

喜稷禹之得朋大啓華筵益祈遐筭提舉端明惜盛事之難值慕賢者之所為親邀小車就宴甲第晚斟芳醕仰祝椿齡某不揆荒蕪敢獻獻口號

元勳茂德古無倫海內高閑第一入台席已醇調鼎志磻溪還作釣魚身師臣首冠三旌貴歲曆行開九帙新願過期頤躋上壽飛觴四十有餘春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五



三

